

疫情过后高等教育的前景对最贫困的阶级最为黯淡

菲利普·G·阿尔特、汉斯·德·威特

菲利普·G·阿尔特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汉斯·德·威特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由于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范围和结果尚不明确,现在要准确预测疫情对高等教育或整个社会的广泛影响还为时过早。我们认为(请见“新冠肺炎疫情:那不是一场国际化革命”[COVID-19: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Revolution That Isn't],于2020年3月14日发表于《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本期《国际高等教育》也转载此文)国际化的基本格局可能会保持。我们认为,总体而言,全球高等教育将保持基本稳定。但随着疫情的继续发展,重大的短期、中期、甚至长期后果和破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本文的目的是概述我们认为可能的影响。

当然,过于笼统地概述世界高等教育的广阔前景是愚蠢的——毕竟全世界有2万多所大学和2亿学生。高等教育到处都是分割和分化的,公立和私立机构的资源和服务需求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因此,把个别国家或整个世界一概而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此外,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危机后将会出现的更加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毫无疑问,全球和各国经济都将遭受巨大打击。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经济复

苏需要时间,许多人认为,其影响将比“大萧条”(Great Recession)更为严重,高等教育似乎不可能在国家复苏计划中占据优先地位。目前在许多国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趋势是否会因危机而加强还不清楚,但有迹象表明,这些趋势将会继续下去。

即使二十一世纪的基本现实会使全球化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但全球化的未来可能会受到质疑。当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面依赖于全球化:不仅是学生的流动性和国际化举措,还有协同研究,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知识网络和其他方面。

因此,全球宏观环境和高等教育的基本要素正受到新冠肺炎危机的威胁,这可能对支持国际化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

适者生存

例如印度理工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美国精英私立文理学院和其他类似的学校在全球和其国内都得到认可,像这样的收入来源稳定的研究型大学和顶级院校,将会更快复苏,相对不会受到危机的影响。他们在高等教育顶层的角色将继续存在,甚至可能会得到加强。总体而言,这些机构在危机期间能够更好地保护其员工和学

生，能够吸引新生，克服招生中断和其他不稳定因素。

而在另一端，面临风险最大的机构是资金匮乏、完全依赖学费的私立机构，世界上半数的中学后教育机构是私立机构。这一现实尤其影响低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低质量的私立机构日益主导着高等教育。马金森 (Simon Marginson) 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和 3 月 26 日的《世界大学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 中指出，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国际学生的流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产阶级的崛起所推动的。据估计，美国可能有 20% 的高等教育机构将关闭。

科研活动

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后，决策者和公众已经意识到科学研究对管理和解决危机、发明疫苗以及以相关的关键项目支持社会的重要性，因此，顶级研究机构，特别是那些专门从事生命科学的机构，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资助。

严重的金融危机

由于校园关闭，公立和私立大学在疫情期间都面临着紧迫的财务问题。目前还不清楚未来一两年招生工作将如何进行。许多大学已经停止雇用新员工。对于声望卓著的私立大学（主要在美国）来说，随着股市的下跌，捐赠基金已经失去了价值。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恢复，但从中期来看，会对这些学校造成影响。由于危机期间为稳定经济而进行的大规模支出，未来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拨款可能会缩减。

不平等现象加剧

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各国国内，高等教育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正如上文所强

调的，疫情可能加剧这些不平等现象：面向大众的私立院校将受到大萧条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对社区大学和其他地方学费较低的职业学校的需求可能会增加。在失业时期，教育是另一种选择，但必须得负担得起。

远程教育 vs 线下教育

世界各地的大学都不得不转向百分之百的在线教学。有报道称这已取得了重大成功，但也有报道称这遭到了严重失败。能否得到适当技术支持、网速是否能够跟上，甚至是能否上网，这些都是重要的挑战，这也再次反映了学生之间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提升教师技能（通过“边做边学”）、完善学习平台和网络课程的同时，我们怀疑高等教育是否会发生深刻而持久的“技术革命”。但疫情危机将显著扩大远程教育的使用。从现在开始，教学人员对于混合教学模式（即网课与线下课程相结合）所提供的机会将不再那么不情愿。

然而，由于许多原因，包括社区、声望、教学网络和学习优势等等，学生和学者将继续选择线下的高等教育。传统的大学学习经历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成为进入顶级大学的富裕学生的特权。

国际学生流动

正如我们在评论危机的短期影响时所写的，它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直依赖国际学生收入的机构和国家将尽快重返市场。正如马金森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个市场将成为买方市场，各机构“将在未来几年寻找稀缺的国际学生”。但这个市场将变得更加脆弱、更具竞争力、规模更小，供应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从高收入国家转向能够提供更低成本的中等收入国家。马金森估计

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恢复。

也许这些问题会得以恢复，但我们不会完全回到以前的状态。在过去几十年里发展起来的留学行业，包括留学中介代理、衔接课程、招聘公司等，将会急剧下降，需要适应新的模式才能生存。诸如学生安全和幸福等问题将成为学生及其家长做出决定时更为重要的推拉因素。

学生在参加为期一年、一个学期甚至更短时间的海外学习项目时，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因为学生要评估可能的风险和挑战，而这些经历是他们学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欧洲，旗舰项目“伊拉斯谟”（Erasmus+）可能会遭遇严重的资金削减，而不是预期的资金增长。在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

（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已宣布将裁员 600 人。

没有学术革命

虽然不可能对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健康危机做出明确的预测，但是这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而且大多是负面的，这将扩大学习者、机构和国家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全球范围内将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大学可能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注：这篇文章之前已经在《国际高等教育》的合作伙伴《大学世界新闻》发表。